

I 217.01
8(7)

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

湖州市作家协会主编

一年好景

YI NIAN HAO J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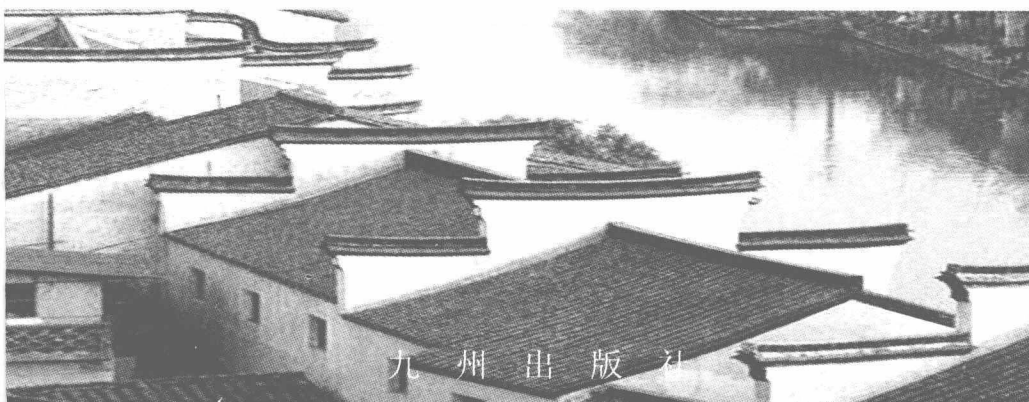
陈芳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一年好景

陈 芳

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年好景/陈芳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9.6

(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)

ISBN 978-7-5108-0101-3

I. 一… II. 陈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0885 号

一年好景

作 者 陈芳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101-3

定 价 192 元(全 12 册)

无人问津（自序）

记得有位前辈曾说，你连自己的灶头都拆了，太文学青年了。他当时的表情很无语，一脸的“沉浮千古事”。我却听得咕咕傻笑。彼时我还年轻，并不清楚他跳跃的思维是有所感，由此及彼，延伸很远了。前辈在我等“职业学生”面前不太喜欢做老师状，所以在我眼里是可以与之闲谈的人物。

其实文学青年听起来也不错，好像总是与做梦之类的词有关。我不知道一个人一生不做梦是怎样的情景，想来还是有点可怕的，还不如天天做白日梦。也许做梦才更接近于神仙，奇妙幻尘，如痴如醉。算来世事境界大多不过如此。因为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做梦，能当一回神仙这本身就是很吸引人的事情。做梦就这样轻易让人陷入了癫疯状态，悬浮于世不能自拔。不能自拔的大部分原因，应该与不自知有很大的关系吧，不自知却能醉心，近乎梦中之梦了。这样说来，好多话语也就差不多可以算是说梦话了。

谁会与毫无干系的梦话来一番纠缠呢。

我要写的这本书，却始于那番纠结。这纠结来自于时隐时现的记忆，随着岁月的异化，这记忆也许会变成轻风一样，旋转而逝，找不到来路。是的，有时记忆就像一个很不靠谱的玩笑，开口间就把什么都给淹没了。此书也许与六十年代生人关系近一点。虽说对于任何人而言，生于什么年代并不重要，这个标签也不是人生唯一的证据。如同时下80后90后这些热门分类法，多少有点像少年求学时男女同桌的“三八线”，铅笔刀一刻的界限并不能当真的。也如同承上启下的转折，往后一看人潮如涌，抬头一望人才济济，六十年代生人的过渡性，似乎没有一艘船能友情承载。煞是尴尬。

确实，大部分六十年代生人的个人面目并不是特别清晰，界限模糊，矛盾而虚无。就像那阵很流行的歌曲《一无所有》，一下子明白

了活着的另一种状态。

对我来说，明晰某种界限如同辨别政治是非，属于永远弄不清理更乱的局面。就像这本书里我尝试写作的小说一样，它们看起来更像散文，几乎有点自说自话了。也有点像清汤寡水的菜肴，并不是能上得了喜宴的。为了自圆其说，我不得不把这些旧时面孔放在了第二辑的“虚构”里，好像这样一来，我的所有梦话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呓语下去了。而本书第一辑散文“眼前”，有的也写成了疑似小说。这样的亲如一家倒不会“却疑春色在邻家”了。也算虚妄一场吧。

我写的就是这样一本书。在慢慢流逝的记忆里，等待时间的过去。

陈芳

2009年2月28日

目录

无人问津(自序) 1

第一辑 眼前

1976 的忽然 3

渡口 8

秋凉话淡 11

一年好景 14

老李说 19

阿三是那么让人眼熟 24

第二辑 虚 构

四月温度 35

一痣残 55

卤味店 66

名画 78

明天就可以看见你 89

桃花 104

与房子有关的三个人 108

寻找一个理由 131

婚姻 144

第一辑

眼 前



相信 1976 年对许多人来说，是记忆里的一道鸿沟。那年很难用语言做一个像新年宣言或年终盘点之类的告白。单薄的文字撞上这个年份只能自认倒霉，很容易鸡蛋碰石头，把原貌弄模糊了。且不去说时隐时现的公共记忆，那些纷杂的个人记忆也像吸血鬼一样，让人形容枯槁，永生铭刻。

1976 年的我还年少，在浙北山区的一个小镇稀里糊涂上学，淘玩心野，即便被像男人婆一样的班主任严格管教，也没多少去野蛮存文雅的实效。班主任在当地有点小名气，言行举止有布尔什维克风。她像坚定的革命激进分子，喜欢当众激情演说一些社论般的话，辅以铿锵有力的手势，很有感染力。她因为不满丈夫的政治消极和甘愿当“臭老九”，愤而与之离婚，态度决绝成为当时学校的热门谈资之一。她做班主任非常尽职，吃喝拉撒她样样都管，如果班里哪位学生家长忙于造反和革命无暇顾及孩子，她总是很乐意地把学生带回自己家

里，和她阿弥陀佛的母亲一起照管吃住，愿意呆多久就多久。最多的那次她家同时住进了五个学生，如同集体宿舍，算是早早尝试了家庭寄宿制。我也被寄过一回，但没有“宿”成，因为母亲参观学习完“硬骨头六连”又连夜赶回来把我接走了。后来想起还有点遗憾。其实我是极想看班主任晚上在家的女人样子的。

班主任喜欢隔三差五给我们布置一道回家作文题，都是批判文章，类似于大字报的写法。记得有一次她忽发奇想，要求用诗歌体裁作文，以诗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。对我们这些幼稚学生来说，难度似乎超出了大家的能力。我哭丧着脸去找父亲。父亲那时正忙于钻研手头的什么工作，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。无暇顾及。浮皮潦草几句了事。幸好父亲办公室的一位年轻女同事，主动把我的作业揽了过去，她笑眯眯说，“这好办。”“老师说不能抄报纸的。”我怕她吹牛，马上叫起来。她还是笑眯眯说，“这好办。”不一会儿，只见她在一张白信笺上写下了一首诗歌，是四行七绝的旧体诗。诗歌内容早都忘了，只记得诗里有“魑魅”两个字，因为不认识又难写就记住了。我既惊讶又高兴，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结结巴巴把那首一懂不懂的诗勉强跟了念了一遍，交差完事。

因为这一层同谋的关系，我从此与她结为友好，有事没事老是黏糊她。她也仗义，每次都不让我失望，不是借书给我，就是给我讲故事。记得那本曾经风靡一时的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就是她偷偷塞给我看的，竟也不顾虑我这个毛孩子。阅读禁书的张皇和神秘，是一种快感，似乎超出了文本本身，想起至今还记忆犹新和兴奋。她看我饶有兴趣又借我读《青春之歌》，也是悄悄地看，偷偷的读，半熟不熟生吞到肚子里。那段时光真的美好。可惜没多久，这位分来还没多长时间，并立志支援山区建设山区的女工农兵大学生就回故乡南京嫁人了，从此没见。心里惆怅了许久。

那时学校文艺演出很多，班主任常常亲自上阵给大家排演节目。话剧，舞蹈，诗朗诵，歌咏比赛无所不能。我每次想起她，脑子里出现她的标志性造型，大弓步，一手握拳在胸，昂首远视。说不清是斗志激昂还是悲情满怀。也奇怪，这个通用动作竟然放在任何一个节目中都不扎眼，从简陋舞台的这一头雄赳赳冲向那一头，赢得台下片片掌声。

一次排演话剧，好像是出学生上街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常规戏。大家正你一句我一句的念台词，忽然站在一列的其中某同学咚的一声横在了地上，脸色煞白口吐白沫浑身抽搐。大家吓坏了，只会像呆看街头变把戏一样围观。班主任大声说，别动她，让她安静。从班主任的即时反应和随后几句口授中，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羊痫风。俗称抽羊角风。这女同学像螃蟹一样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平时那么齐整的一张脸此刻却歪歪斜斜，很丑陋。当时我心里就一个念头：可千万别染上羊痫风啊，难看死了。那天回家还担心地问家人，我会不会被传染上羊痫风。因为待患病同学醒转过来，并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把她送回家后，我就暗自以为这样近距离肯定也会染上这个怪病的。懂点医识的家人呵斥我神经病，并告诉说这种是家族遗传的可怜毛病，让我以后把同学发病的事忘掉，也不要提起，否则这个同学会很难堪的。

以后的文艺演出班主任就不再安排她参加了，女主角改换了另外的女生。我发现她在台下观看，眼睛里落寞的光，倔强地忍着，不敢再看她了。

那日，一向风姿飒爽的班主任忽然跌跌撞撞冲进教室，宣布大家不要离开，广播有重要新闻传达。之前同学还在打打闹闹，准备放学回家，看班主任从未有过的慌张表情，大家顿时都安静下来，心下忐忑不安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下午四点，广播开始了。刚听到“我们伟大的领袖永远离开了我们”时，班主任就呜呜的哭出声来。越哭泪越止不住，哗哗直流。此时，此起彼伏的哭声像浪潮，不一会儿就在教室里响成一片。

我也极力在酝酿哭意，心里拼命想悲伤的事情，希望能一下子鼻子一酸眼泪喷发而来。有几件令我不愉快的事，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不足以掉泪，心里很生气，真是没用。终于想到了催人泪下的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，马上泪如泉涌。现在可以说痛哭背后的一点真情实感了，当时非常害怕哭不出来，虽然小孩子不懂什么政治大道理，可经过几年启蒙教育，已经基本明白，此刻，当众痛哭是一种态度。是一种阶级思想和感情。那一刻，更不敢不哭。

哭过后，我不自觉地去偷偷观察同学的哭相。大家毫不掩饰自己的悲痛，哭得都很卖力。班主任出去了幾次又重新回教室，眼睛也已

红肿。

从捂脸的指缝里东张西望，恰巧碰上了同样看过来的同学，我们不由相视偷笑又慌忙屏住了。我转开了眼睛，可稍稍晚了一步，同桌班干已低声呵斥了。我不想被报告“态度不好”，马上低头重新酝酿悲意。

晚上回家，听到对门的张阿姨正教育她儿子，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谁都要哭的，不可能哭不出来的，同学哭你也要大声哭，你看你，不许笑。他们家是军属，平时就注意言行。听到我家这边的动静，张阿姨急忙把门关住了。

这一天是九月九号。

后来听说我家太，也就是母亲的外祖母，这天在湖州家里一直哭。第二天一想到这令人悲伤的事，继续哭。这样流泪持续了好几天。邻居纷纷劝说，太啊，你哭成这副样子要当心身体啊。大家都知道她与逝者同一天生日，感情有点与别人不一样。太就抽泣回答，怎么办啊毛主席死了我的退休工资到哪里去拿呀。又哭上了。后来给她解释了好久，死人是一回事，退休工资又是一回事，她才半信半疑地慢慢平息下来。直到她领到了下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才放心了。

太已经八十多了，身体硬朗，思维清晰，说话也还“跟得上形势”。上一年她刚刚安排好一件大事，让山区的亲戚帮忙打好了一口杉木寿材，年初还亲赴实地把关，并不以小脚不便为忧。又趁便在小镇住上了一阵。红色寿材一直斜放在楼梯底下的空地上，上下楼梯一眼就能看到，有一阵我经过时总觉得恐怖，不由加快速度奔跑。只有太她自己，常念叨几句什么时候该再上一道油漆之类。有时她也会站在那儿摸摸寿材，笑咪咪的，好象很满意的样子。

太从山区小镇回来后，又窝家里不出门了，本来日子该像平常一样过下去了。那天痛哭之后，不久又听说街上有三公一母的螃蟹卖，有游行队伍，还有表演一女三男丑剧的公开演出。太的心思活了，搬弄新闻的邻居老姐妹又自告奋勇，说要带太去看热闹。太心里一高兴，就颠着小脚随了老姐妹去赶热闹了。不料街上太热闹了，人多拥挤，冲散了搀扶太的老姐妹。太不慎踩到块香蕉皮，脚一滑一跤摔倒在地。结果股骨碎裂，坐不起来了。瘫痪在床好几年。等她恢复一些可以下地时，太迫不及待开始训练走路，一瘸一拐的。但毕竟年纪太

大了，从此勉强行走，行动不便了。太生性乐观，即便这副模样了，她还有心开玩笑，逢人便说她这是乐极生悲，“小人”快活有灾难。因为她笃信佛祖，以为先前这样去看热闹，其实跟看落难人的好戏一样不地道。于是我把学来的那套搬来恐吓她，讲她没有是非观念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太知道我故意逗她玩，顺势说，那你去报告居民会把我抓起来吧。那个时候，太跟小孩一样。在她身上仿佛时光倒流。

太的忽然瘫痪，终止了我在山区的求学生活，随母返湖，转学于此。从此，我告别原来的同学和朋友，在城市里规规矩矩地读书学习，少有好玩地方可以随心野玩了。

1976，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，跨越记忆的河流，通过这些忽然，还有更多这样或那样的忽然，蜿蜒流淌，一直没有断过，因为孩子的世界很直观。

是的，其实有太多的事在这一年主动或被动地把人拉进大记忆的沼泽中，慢慢陷落，直到沉没得无影无踪。

【
渡
口
】

临街，靠河，木板楼房。一个歪斜木质楼梯上去，往右，就是我少年时在浙北山区的家了。

楼上住了两户半。我家和黄家。两家只隔了一块薄薄的木板，几无隔音。晚上黄家老公常常磨牙，我们在隔壁听了替他牙齿发酸，醒来比他还累。黄家女人是家庭妇女，以裁缝为生，人很善良温和。每天她一踩缝纫机，那些不听话的地板就开始震动起来，像极力要跟上却又胡乱弹奏的曲子。大家都知道她又干活了。黄家女人怕我孤单，总是叫我去她家玩，可父母早把我反锁在家了，他们有先见之明我一出去乱野就不晓得回家。她隔着那层板障，不时地跟我搭讪，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

另外半户，也就是不大的半间狭长屋子，是楼下夜莺的卧室，也只有她老公回家探亲小住时才派几天用场，平时她都陪孩子住楼下。夜莺当然是她的外号，因为她嗓音很好，唱歌像专业歌唱演员，大家背后都这么叫她。

家，其实也只不过二十多个平米的样子，很小。房间有两个窗户，其中一个朝南面河，没事我就趴在那儿闲看，冬天看来往船只和河边洗衣的女人，夏天看来往船只和河里游泳的男女。

来往船只，最多的是黄沙石头运输船，以及载有货物的竹筏，船尾拖船跟得老长，我们就在窗前一二三的报数。这是单调日子里自娱自乐的一种热闹。好日子里还能看到载着新嫁娘及其嫁妆的竹筏，红红绿绿满眼漂亮。除此之外，每天来往的当然其实就是指那艘摆渡小木船了，它是连接两岸的唯一交通工具，否则得走上二三十里地，才能到达通往对岸的桥。所以这艘摆渡船在我们这儿显得非常重要。摆渡的船夫据说是个老鳏夫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古怪，大家都有点怕他，轻易不敢惹他，跟他说话好声好气的。船夫一年四季把自己打扮成渔夫，就像为了上舞台讲究点造型，可惜没搭对架子。他开心时也说笑一下，亮开嗓音大吼，却听不出他唱的是什么曲调。不高兴时，谁也不搭理，有时对岸扯开嗓子大喊，“摆渡喽——”他也不理，兀自在这岸边眯着眼睛慢悠悠地抽烟，谁也不晓得他想什么心思。这样等了半天，等他终于想起来撑了船过去，对岸的乘客也最多嘀咕几句，怕他一生气，把船停在河中间，任凭它漂啊漂的，晾他们在空中，进不得退不得。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大家拿他没办法。

可也有例外。那次船夫来来回回撑了半天船，哪个顾客都不载，就为了给夜莺寻找失踪的儿子。那是个夏天，夜莺的儿子在河里游泳，说起来他也没游远，就在渡口不远处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一会儿的工夫，有人看见夜莺的儿子忽然沉下去了，慌忙大喊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大家都帮忙找，水性好的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试图去摸出他的小身子来，把他从水底揪起来。可都徒劳。摆渡的船夫，就是在这个时候主动过来帮忙的。谁也没想到他水性这么好，他在河里泡了好久，一会儿沉下去上来，又换了一个地方沉下去上来。身子都在水里泡白了。夜莺儿子的尸体最终被捞上来时天都快黑了，还是靠了运黄沙的船像赶沙子一样，在几十米外的地方把他赶上岸的。夜莺见了当场就发疯了，她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撕扯个精光，沿着河岸疯跑，声音嘹亮地唱着一首谁也听不清的歌。

这个发疯的夜晚，我们左右邻居都没有睡觉。从我家地板的缝隙中往下看，正好可以看到躺着夜莺儿子的木板，小小的身体，脸上遮

着白布。也奇怪，当时我们都没有恐惧，只是不相信白天还跟我们在一起的小朋友，从此真的再也不会出现了。“死了”，就是“没有了”，那“没有了”又是什么呢。这个死亡问题纠缠了我很久。也许死亡就是那最后一场体面的沉默。

之后夜莺家就搬走了。这楼上的半间房子一直空着。

电话响时我正午睡。窗外雨声犹如催眠，空气里的凉意助长了我的朦胧，长久失眠的疲乏和心烦在沉睡里远去。电话固执地叫，我却不肯动弹。

今年的夏季太长也太炎热了。两个润七月虽然让有情人窃喜不已，把千年等一回的双七夕的浪漫渲染到极致，可还是让人从中察觉到过于热烈的火暴气息，那是巴不得个人感情也要全球化的无厘头。酷热，也许是哪路神仙在发怒，警告自以为是的人类别总是夸夸其谈，不懂分寸。

师友说都讲如今水乡的夏天也热得难受，但我来的几次都是久热之后的清凉，久旱之后的细雨，天气很舒服。气候宜人，可不是就指这儿的气候喜欢我这个人么。我大笑。师友是个好玩的人，有点汪曾祺式的幽默。从北远道而来，对南方的雨水特